

基于运气学说浅述脾与四时对应关系

赵鑫¹, 朱婷¹, 陈欣¹, 王华宁^{2*}

(1.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21; 2.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黄帝内经》利用取象比类方法,对脾主时令提出四种对应方式,分别为“各十八日寄治”“脾不主时”“脾主长夏”“脾主四时”。天人合一观在中医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此为本,运用阴阳、五行、河图、干支、运气等说理工具和理论模型形成的脾和四时的多种对应理论,概括总结脾与四时的关系。对这一理论深入研究,有助于对经典理论进行正确理解,彰显经典的重要性,进而指导临床应用。

关键词:五运六气;脾胃;四时

DOI:10.11954/ytctyy.20240804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24)08-0225-04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ve Circuit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pleen and Four Seasons is Briefly Described

Zhao Xin¹, Zhu Ting¹, Chen Xin¹, Wang Huaning^{2*}

(1.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021, China; 2. 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Huangdi Neijing*, four corresponding ways of spleen governing seasons are put forward by taking images and comparing classes, namely, “the eighteenth day of each season”, “the time when spleen does not govern”, “the time when spleen governs the last month of summer”, and “the time when spleen governs four seasons”.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is, summar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leen and seasons by using the reasoning tool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such as Yin-Yang, Five Elements, River Map,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In-depth study of this theory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lassical theory correctl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lassic, and then gu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The Spleen and Stomach; Four Seasons

在以整体为构架的中医观念中,人与外界自然环境交汇贯通。干支运气为主的时空观念在其中显得十分重要,《素问·宝命全形论》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有五脏,而外界只生四时,其对应关系,历代医家颇有争议,主流观点有两点:其一,“脾不主时”;其二,“脾主长夏”,后引申出四种说法。纵览古籍,脾胃乃为后天运化之本,水谷精微化生之基,宗营卫产生之源,顾护脾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故研究探讨脾胃与时间的关系以期对临床有所裨益。

基于运气学说,脾胃大家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加以引申:“治脾胃虚而心火乘之……遇冬肾与膀胱

寒水旺时,子能令母实,致肺经大肠相辅而来克心乘脾胃,此大复其仇也。”文中脾胃气虚为基本病机,土气不足,则盗母气,盖心火,乃“阴火”也,即内伤之火^[1],脾胃虚极,而致“胸中气乱,心烦不安”。适时穷冬烈风、金水之运交汇之际,“大寒大燥二气并乘之”,而出现表里皆寒的症状。治宜补脾胃,升中阳,而散外寒,方选草豆蔻丸。《医学启源·六气主治要法》认为:“四之气为病,多发暑气……得此病不传染,次发脾泄,胃泄,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霍乱吐泻,四之气(病)宜渗泄,五苓之类是也。”此以六气之时间规律随证用药,各从其宜也。故可从五运六气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收稿日期:2023-09-01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3Y0483)

作者简介:赵鑫(1999—),男,云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医内科脾胃病。

通讯作者:王华宁(1966—),女,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内科脾胃病。E-mail:zgynwhn1966@sina.com

1 理论渊源

1.1 脾不主时

“脾不主时”见于《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治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2]指出与脾相应的时令，平均分布在四季之中，春、夏、秋、冬中各有十八天当属脾治，实际上脾与其余四脏平分一年的时间，只是没有划分单独的季节归属。此处采用四分历法，认为每一季有九十日，一年为三百六十日^[3]。孔颖达《五经正义》中云：“四时系天年，有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则王十八日也。”此处提出土旺四季的说法，是对各十八日寄治的具体说明，同样是四分历法，言中土分居于辰、戌、丑、未四月之末十八日也^[4]。此外也指脾镇于中土，以主四时，岁中无时不主。

1.2 脾主长夏

“脾主长夏”出自《素问·藏器法时论》，云：“脾主长夏，足太阴脾主治。其日戊己。”在《灵枢·五音五味论》中进一步阐明足太阴属脾脏，主黄色，甘味，时季夏。两处共同指出脾对应的时令是长夏（季夏），而纵观历代医家对长夏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共识。王冰注为六月。《淮南子·时则训》言：“季夏之月……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此处将季夏划分为戊己之日，即阴阳之土月也。《史记·天官书》则明确指出：“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结合原文，两处“季夏”，指戊月、己月，采用的是十月太阳历法。

十月太阳历中，将一年五分为五季十月，每季两月，每月三十六日，一季七十二日，分别用十天干命名，如“戊月”“己月”，每年以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循环往复。张元素在《医学启源·六气主治要法》根据五运六气提出：“大暑之后至秋分之时，阳气发散之后，阴已用事，故太阴旺。”^[5]此处张元素认为长夏应为太阴湿土主气之时。

2 理论依据

2.1 各十八日寄治

对于各十八日寄治，有两种说法，其一，每个季节的最后十八日，意为季节由终到始之气机运化也，与长夏时属六月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以太阳在黄道上的移动角度或者说节气来划分。黄道中的“黄”对应五行的“土”主中位，属于中央正色，“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黄道同样也指古代帝王行走的道路，《宋史》记载：“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其数。自咸平中……大礼备仪卫，则有司先布土为黄道。”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天体的运动现象与“帝王”的政行关系密切，故称太阳的视运动轨迹为黄道。黄道以斗建异，分十二宫，并以太阳过宫的时间

为轴，划分出二十四节气。

在节气中，每个月的第一个节气称作节，第二个节气称作气，即月令之中气也，意为每月的第二个节气，正好是太阳过宫交换两宫之气的时候。土爰稼穡，脾主运化，所以每月交换两宫之气的时间段，就是本月土气最旺的时候。因此，土旺十八日则为辰月、戌月、丑月、未月的中气前九日与后九日。

《汉书·律历志》载：“鹑火……日至其初为小暑，至其中为大暑……玄枵……日至其初为小寒，至其中为大寒。”^[6]辰月之节气为清明节、谷雨气，所以谷雨前九天与后九天共十八天为春季土旺之时。未月之节气为小暑节、大暑气，所以大暑气前后九天为夏季土旺之时。戌月之节气为寒露节、霜降气，所以霜降气前后九天为秋季土旺之时。丑月之节气为小寒节、大寒气，所以大寒气前后九天为冬季土旺之时，此为十八日寄治的第二种说法。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则更为具体描述该说法：“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所言谷雨气前后，月令中气处于承上启下的变换过程，土气随之渐旺，当为脾所主也，应于此时行稼穡之事。而对于人体而言，《养生仁术》曰：“台雨日采茶，炒藏，能治痰嗽及疗百病。”百病皆因痰作祟，而脾又为生痰之源，所以当于谷雨日采喝新茶，祛痰健脾实土故也。

2.2 脾不主时

传伏羲观太虚天象作《洛书·河图》，其要义为中土五行，土象坐镇中央，而其余四象绕土而布。《易经》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天之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地之形为中原四野九州。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就是天象地形的对应。对应四时五方为东方春木，南方夏火，西方秋金，北方冬水，唯中土无时所主^[7]，故曰“脾不得独主于时也”也。于天象而言，二十八宿分为木象青龙、火象朱雀、金象白虎、水象玄武四阵，位列东南西北。三垣为太微垣、紫薇垣、天市垣，分别对应古代行政中心的朝堂、宫殿、街市，皆属土象，镇于二十八宿中央。

太微垣为三垣之上垣，名称始见于《玄象诗·三国陈卓》，《宋史·天文志》记载：“土人，有德令，大人忧，其下亡地……金人，大臣相杀，其地有忧，宫廷防兵，邪臣伏诛……水星见之，人君当之又为乱，后宫有灾或大水。”紫薇垣为三垣之中垣，《宋史·天文志》记载：“紫薇垣在北斗北……客星入紫宫，人主忧，大臣逆或死。犯之若丧。入则……兵起。”天市垣为三垣之下垣，《宋史·天文志》记载：“天下所会也……五星入，将相忧，五官灾；守之，主市惊更弊。”

又曰：“五星入，兵起。荧惑守，大饥，火灾。”^[8]天文学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通过该文的罕见天象可作推测：在正常天象中，金木水火土五星常运于东南西北四阵二十八星宿之间，不入土象三垣之中，故曰“脾不主时也”。

2.3 脾主长夏

五行生克学说，是由河图进行一系列的转化所得，在图则左旋而生之，在书右转则克也。《周易·说卦》中指出：“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7]此周文王后天八卦也，体现万物的生长化收藏周而复始的过程。其中艮卦、坤卦位于东北、西南，即夏秋、冬春相交之际，意火得土后可成金，水得土而乃成木，司由盛至衰，由藏向生的属性变化。这种五行结构成为“脾主长夏”的理论基石。

长夏又被称为季夏，言长夏的具体时间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说文》谓：“季者，少称也。”古以孟、仲、季言月令先后，王冰注为六月，即引此意也。此处六月所用历法当为十二月太阳历法。张元素认为季夏乃足太阴脾湿主气之时。然而两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脾之生理特性。土爰稼穡，乃承接受纳，继往开来，阴中之至阴也，为连接东西南北之明堂。基于运气历法计算日期可能更为准确。

五运六气历法是以五星运行于二十八星宿的天干方位划分年月，天干与五行的配属称为“十干纪运”，《素问·五运行大论》云：“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苍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昂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其中苍天之气为土星的视运轨迹，是岁建得天干为甲己之时，土星运行于心尾角轸四宿之间，故而甲己两干合化为土运，余四运亦由两干合化。五运分主五时，以木火土金水为序，每运主七十三日零五刻，一周合计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木为初运，则土运为三运，土运主时为芒种后十四日至处暑后七日。

运气历中，地支与五行的配属即地支配六气，又称“十二支化气”，王冰在《素问·六气玄珠密语》中说：“正化者，即天令正化其令，正无邪化，天气实故也……对化者，即对位冲化也。对化即天令虚，易其正数，乃从成也。”如此可知，所谓正化、对化并不仅是五行方位属性，更含有五行相生之意。据《素问·天元纪大论》可知^[9]，厥阴风木为初之气，其后依次为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为终之气，以体现气之生长化收藏。六气如环无端，每气主时六十日零八十七刻半，太阴湿土为四之

气，故计算得太阴湿土主气时间为大暑至秋分。

运气历法乃为阴阳合历，现代的农历同样属于阴阳合历，《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故而可将五运与六气中土运和太阴湿土所主之时进行交集，使阴土与阳土相结，运气相合，得到一个时间为大暑至处暑后七日。换算成农历，为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九日或为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三十日，合计约三十七天，至于零几刻，按干支年份的不同略有出入。立秋为八月七日或八月八日，以立秋为界，则此交集时间从立秋前十五日至立秋后二十二日。正如前文所说，每个月的第一个节气称为节，第二个节气称为气，即中气，意每个月的第二个节气正好是太阳过宫交换两宫之气的时候，而这个时间段，即本月土旺之时。而一年当中交换中气之时，为夏秋之交，故在立秋前后，土气最为旺盛，故可认为运气相交所得之时最为符合长夏的内涵和脾的生理特点。

2.4 脾主四时

土主四时的说法可以追溯到《管子》。《管子·四时》中阐述：“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此处土具备更多的是辅助作用，调节四时气机的升降出入，又指一种比较平和的趋势，可引申为“节阴阳而调刚柔”，并没有提及土具体旺于四季之哪段时间。后世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五行》中说：“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意味着土对四时的具体辅助作用有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在天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以河图之数探析群星的运行轨迹；在地为中原四野九州，以中土为枢布局四方；在人则为孤脏以灌四旁，将水谷精微运化输布全身。《素问·玉机真脏论》曰：“帝曰……脾脉独何主？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土为万物生长的根基，脾胃以德象土，居于中央而灌溉诸脏腑官窍形体，称其孤脏是因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0]。土爰稼穡，故脾主四时以言其承接，运化之功能，非其象形也。

3 临床意义

3.1 斡旋中焦，土枢四象

清代名医黄元御认为肝、心、肺、肾四脏皆为中土脾胃所制，四脏之气皆随阴阳土气升降，即气机运行呈现以“中土”为轴，“四象”为轮的动态周流运动。其所著《四圣心源》曰：“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言一气化生后天中气，中气枢转，开全身气化周流之闕，敞阴阳五行制化之门。脾气左升，化生心气、肝气，胃气右降，化生肺气、肾气，即所谓阴阳升降化四象。

朱丹溪《格致余论·膨胀论》同样指出：“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坤者，降纳也；乾者，升健

也,突出的是脾胃的纳化升降作用,脾升胃降中和于内,四脏气机方能圆通于外;同样岁时土气旺盛,不正之气方可减少。后世医家将脾胃升降学说应用于临床,总结治疗思路为运中土斡旋之轴,旋肝木升发之轮,畅木升金降之路,和水火阴阳之机^[11]。意从脾胃为中心出发,调理气在人体当中的正常流通,从而恢复“阴平阳秘”的状态。

3.2 四脏之变,脾为之使

《灵枢·本神》曰:“脾气虚……五脏不安。”这是因为脾胃与其余四脏在功能上有相辅相成的作用。《金匮要略》中五脏之变同样重视顾护脾胃或者说以脾胃为切入点论治,“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是先安未受邪之中州,法当扶土而酌情抑木;“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是从脾胃论治心病,方以小麦为主药,补心养神;甘草缓肝之急;大枣甘润补中以悦脾气。子气充足,以养母气,脏躁可平矣。“火逆上气……麦门冬汤主之”(《肺痿肺痈上气病脉证并治》),乃是以脾胃论治肺,炙甘草、粳米、大枣、人参补中生津;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故王子接称此方为“彻土绸缪,诚为扼要之法”。《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腰为肾之府。”在肾著汤一方中,乃是从脾胃论治肾病之腰痛,意培土制水,寒湿得化。

3.3 四季脾旺,不得两虚

《灵枢·百病始生》云:“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岁运、六气太过或者不及,易滋生四时不正之气,化为六淫,此为一之虚,即虚邪贼风,若此时脾胃之气充沛于内,营卫的化生运行,不失其常,则邪气不能突破人体正气的防御屏障,很难成病,即使生病也病邪较浅,预后较好,故《素问·刺法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人体正气亏虚,为二之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人体正气本虚,四时不正之气产生的虚邪则容易长驱直入,再加上对岁运的过与不及疏于防范,大病乃成。

《素问·上古天真论》阐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度百岁乃去。”其要义在于知岁运过与不及之理,知“阴之五官,伤在五味”(《素问·生气通天论》),而随四时气机养生摄生,“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究其大法,则难离脾胃。《难经·四十三难》云:“安谷者昌,绝谷者亡。水去则营散,谷消则卫亡。”则强调的是水谷化生营卫、强正御邪的作用,可见脾胃强弱对正气的盛衰有直接影响,正气强则邪不能害。

脾在体合肉,故脾胃健运则肌肉强盛,《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清净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由此可知,善养脾胃者,肌肉满壮,腠理密固,哪怕外界病邪肆虐,也不会对机体造成很大影响,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反之,若不重视脾胃的养护,则“脾胃俱虚,纳化皆难,元气渐弱,百邪易侵”(明·方广类《丹溪心法附余·调食》),人体的健康则岌岌可危矣。

4 结语

上述各观点表面上虽各有迥异,但究其根本均为突出土脏脾胃在人体的重要作用。脾主长夏是指脾胃所主一年之气机由温热向寒凉的总体转变;各十八日寄治意土主四时生、长、收、藏变化之机也;无时不主言脾胃乃日夜时刻运化之枢机也,无论是昼夜更替,抑或总体气机的微小变化,均与脾胃功能密切相关。正应中土五行之内涵——土位中央而枢四象,调节阴阳而参机变。而在于人体,关于脾胃重要性的论述则不可胜数。《素问·平人氣象论》曰:“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又言:“人以水谷为本,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脾胃对于人之重要性,诚须臾不可离,正如《类经·藏象类》所言:“四时五脏,皆不可一日无土气也。”^[12]在临床上不论何时、何脏、何病、何证,均要将顾护脾胃的思想放在重要位置,故理解此文需将以上说法当综合而观之,脾不主时乃言其表,脾主四时乃言其本也。

参考文献:

- [1] 张彦忠,李东垣“阴火论”探析[J]. 四川中医,2021,39(9):30-33.
- [2]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M].周鸿飞,范涛,点校.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 [3] 崔人匀,杨涛,刘寰宇,等.基于东汉四分历探讨《黄帝内经》中“五运上应五星”理论[J]. 中医学报,2021,36(8):1588-1594.
- [4] 史佳岐.《黄帝内经》脾与岁时关系的研究[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20.
- [5] 张元素.医学启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
- [6] 班固.汉书[M].庄适,选注.司马朝军,校订.武汉:崇文书局,2014.
- [7] 林国晟,曹俊昌,刘启鸿,等.“脾主长夏”探析[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1,30(13):14-15.
- [8] 脱脱,阿鲁图.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6.
- [9] 佚名.周易[M].李兴,李尚儒,编译.支旭仲,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 [10] 高飞,黎敬波.五运六气历法简述[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15,16(3):3-5.
- [11] 孙千惠,许博文,李杰,等.基于“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理论探析胃癌的病机与辨治[J]. 中医杂志,2022,63(22):2127-2129.
- [12] 刘华,袁卫玲,孟静岩,等.脾主四时内涵之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4931-4934.

(编辑:张 晗)